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論 衡

(一)

王 充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論 衡

(一)

著 充 王

上海商務印書館

論衡目錄

第一冊

卷一

逢遇篇	一
累害篇	四
命祿篇	七
氣壽篇	一〇

卷二

幸偶篇	一二
命義篇	一四
無形篇	一八
率性篇	二一

吉驗篇……………二五

卷三

偶會篇……………二九

骨相篇……………三三

初稟篇……………三七

本性篇……………三九

物勢篇……………四三

奇怪篇……………四六

卷四

書虛篇……………四九

變虛篇……………五八

卷五

異虛篇……………六三

感虛篇……………六七

卷六

福虛篇……………七七

禍虛篇……………八一

龍虛篇……………八四

雷虛篇……………八八

第二冊

卷七

道虛篇……………一

語增篇……………一〇

卷八

儒增篇……………一六

藝增篇……………二三

卷九

論衡 目錄

問孔篇……………二八

卷十

非韓篇……………四〇

刺孟篇……………四七

卷十一

談天篇……………五四

說日篇……………五八

答佞篇……………六八

卷十二

程材篇……………七四

量知篇……………七八

謝短篇……………八二

卷十三

效力篇……………八六

別通篇……………九一

超奇篇……………九六

第三册

卷十四

狀留篇……………一

寒温篇……………四

謹告篇……………七

卷十五

變動篇……………一二

明琴篇……………一六

順鼓篇……………二一

卷十六

亂龍篇……………二五

遭虎篇……………二九

商蟲篇……………三一

講瑞篇……………三四

卷十七

指瑞篇……………四一

是應篇……………四五

治期篇……………五〇

卷十八

自然篇……………五三

感類篇……………五八

齊世篇……………六四

卷十九

宣漢篇……………六九

恢國篇……………七二

驗符篇……………七七

卷二十

須頌篇……………七九

佚文篇……………八三

論死篇……………八七

卷二十一

死僞篇……………九三

第四册

卷二十二

紀妖篇……………一

訂鬼篇……………九

卷二十三

言毒篇……………一五

薄葬篇……………一七

四諱篇……………二〇

調時篇……………二五

卷二十四

譏日篇……………二八

卜筮篇……………三二

辨祟篇……………三五

難歲篇……………三八

卷二十五

詰術篇……………四二

解除篇……………四五

祀義篇……………四八

祭意篇……………五二

卷二十六

實知篇	五五
知實篇	六二
卷二十七	
定賢篇	六九
卷二十八	
正說篇	七九
書解篇	八五
卷二十九	
案書篇	八九
對作篇	九三
卷三十	
自紀篇	九七

論衡

卷一

逢遇篇

操作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滄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帛喜。宜讀作伯翳字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驟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

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爲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濶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皐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皐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皐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遂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情見距。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圍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俞越云。呂氏春秋必已篇。孔子行道而息。馬圍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淮南子人開篇載此事。則以爲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乃使馬圍往說之。此云馬圍。馬圍也。蓋用淮南子然文。選演連珠。東野有不釋之辯。注引呂氏春秋。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圍乃復往說。與今本呂氏春秋絕異。且今本呂氏春秋及淮南子均無東野二

字而士衡之文。明言東野有不釋之辭。吹竈工爲善聲。囚越王不喜。更爲野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則疑唐以前呂氏春秋自與今本殊也。吹竈工爲善聲。囚越王不喜。更爲野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爛。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媼母無鹽是也。媼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嬰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

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柰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俞樾云：此與顏駟事相似。文選思元賦：射彤眉而郎潛兮，連三葉而謹武。注：彤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畧疑古相傳有此說。顏駟事亦出依託也。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尙不可爲。況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塗，撫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旣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闕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闔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

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已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蠶蠶之黨。啄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爲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繪。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汗。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

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

坐說爲生

招致羣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

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

之所罪。孟軻之所憊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

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尊良善之

名。惡彼之勝已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

孫詒讓云。鼻當讀爲劓。事見戰國策。楚策及韓非子內諸說。下六微篇。

朝吳忠貞。無忌遂之。戚

施彌妬。遽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歸里陳蔡。可

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

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

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爲士者。多口。以休

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遯。未嘗滅也。垓成丘山。汗爲江

河矣。夫如是。市虎之訛。投杼之誤。不足怪。則玉變爲石。珠化爲礫。不足詭也。何則。昧心冥冥之知使之然

也。文王所以爲糞土。而惡來所以爲金玉也。非紂憎聖而好惡也。心知惑蔽。蔽惑不能審。則微子去。比

干五刑。未足痛也。故三監讒聖人。周公奔楚。後母毀孝子。伯奇放流。當時周世。孰有不惑乎。後鳴鴉作。而

黍離興。諷詠之者。乃悲傷之。故無雷風之變。周公之惡不滅。當夏不隕霜。獨衍之罪不除。德不能感天。誠

黍離興。諷詠之者。乃悲傷之。故無雷風之變。周公之惡不滅。當夏不隕霜。獨衍之罪不除。德不能感天。誠

不能動變。君子篤信審已也。安能遇累害於人。聖賢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掩匿白長。不理身窳。不弭流言。受垢取毀。不求潔純。故惡見而善不彰。行缺而跡不顯。邪僞之人。治身以巧俗。脩詐以偶衆。猶漆盤孟之工。穿牆不見。弄丸劍之倡。手指不知也。世不見短。故共稱之。將不聞惡。故顯用之。夫如是。世俗之所謂賢潔者。未必非惡。所謂邪污者。未必非善也。或曰。言有招患。行有召恥。所在常由小人。夫小人性患恥者也。舍邪而生。懷僞而遊。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故夫火生者不傷濕。水居者無溺患。火不苦熱。水不痛寒。氣性自然。焉招之。君子也以忠言招患。以高行招恥。何世不然。然而太山之惡。君子不得名。毛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污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過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恥。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袁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爲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眞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

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彊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產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筭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紉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爲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爲厮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爲將相。能下者宜爲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

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自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爲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穉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睢之於秦。昭封爲應侯。孫詒讓云。明當爲昭。此疑晉人避諱。改而今本沿之。蔡澤之說。范睢拜爲客卿。人謂睢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揚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爲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爲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

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躓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燬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爲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

薄弱也。溼彊之人，不卒其壽。孫詒讓云：不當爲必，後命義篇云：稟得堅彊之性。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劣，則氣溼厚而體堅彊，則壽命長。此義與彼同。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爲實枯死而墮，人有爲兒天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爲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稟壽天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爲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爲命也。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爲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爲霸，不能至百，消而爲天。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爲天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

年以百爲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此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尙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爲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爲期，增百減百爲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卷二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

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僞。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若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鬪積。聚爲癰。潰爲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羣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微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爲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爲壞所壓。蹈坵岸之上。爲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爲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闕藉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爲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爲人。或爲禽獸。並爲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爲仁義。利害不同。晉文脩文德。徐

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爲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已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爲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伎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爲飯。釀飯爲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鋸。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燧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漑鼎釜。或潔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況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尙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爲湖。秦將自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郡。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礫時見。孫詒讓云。樂當爲礫。文選孔融。鸛。礫。衡表云。英才卓礫。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天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脩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天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

少泊而性羸。羸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舍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貨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愈越云。抱朴子辨問篇。引至鈐云。人之吉凶。修短。於結胎下。富或貨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僂宿則僂。與此文大旨相近。卽後世星命之學所樞輿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傅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命凶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其遇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一有。何。謂乎。字。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

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妊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妊婦食兔。子生缺唇。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俞樾云。月令必有凶災。此云大凶。文異而義不殊。月令不戒其容止。鄭云。容止猶動靜。以動調容。以止訓靜。字各一義。容猶動也。說文手部。容。容也。容與容通。故訓助。此云不戒其容。則是容儀之容矣。痞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羑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爲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

刃加頸。蹈死亡之地。常劍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祿并。或與命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爲惡。若是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爲簋廉。冶者用銅爲杵杆矣。俞越云：廉字無義。必廉字之誤。廉。讀爲甄。禮記禮器篇：君尊瓦甄。注曰：瓦甄。五斗。古字每以廉爲之。儀禮既夕禮注：古文甄皆作廉。是其證也。廉。廉形似。因而致誤。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爲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知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埴爲簋廉。簋廉壹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者用銅爲杵杆。杵杆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杵可得爲尊。尊不可爲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

可變化。命可加增。曰治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爍。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鑿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鼈。離本眞。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俞樾云。曲禮篇。水潦降。不獻魚鼈。注曰。不饒。不饒。多。或解以爲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是。禮家止此二義。論衡所說。又成一義。亦必漢儒舊說也。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不食也。化爲魚鼈。人則食之。一有見字。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蟆爲鶉。雀爲蜃。蛤人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蜃。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蜃。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鯨殞羽山。化爲黃能。能音奴。來反。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鯨之爲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爲貴。變人之形。更爲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爲嬰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強。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爲。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恆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眞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由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爲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爲石。是以石之精爲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爲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爲蠶。蠶又化而爲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蟻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

兩翼不類。螭螭。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爲嬰兒。長爲丈夫。老爲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爲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爲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爲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爲仙。未有使甲變爲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爲春。氣爲夏。人以氣爲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爲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爲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爲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

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滅。形消而壞。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爲垢。故禮曰。黃者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爲馬。變以爲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爲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爲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爲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召公戒成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俞樾云。本性篇文與此同。毛傳無此說。所引傳必三家說也。十五之子。其猶

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楊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爲惡。惡可變爲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能使不良爲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駟王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驚。堯舜爲政。民無狂悖。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況親接形而相敦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恆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唇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闔道靡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夫肥沃境。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境而坼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鑿鑿地。以埤墾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鑿鑿。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爲高。而其高者反爲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

矣。善以化涅。釀其教令。變更爲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鑊鍤。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俞樾云。何晏論語集解。不受命。命有二說。一謂賜不受教命。而偶富。其後一說。卽本此也。

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

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恆鐵也。冶工鍛鍊。成爲鈔

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

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尙爲鍛鍊者。變易故質。况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

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爲奇。夫

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僞。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僞者人

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燦五

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

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

嚮日。則火來至。比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孫詒讓云。月疑當爲刃。亂龍篇云。今妄取刀劍。偃

周禮注。說削爲偃曲。卻刃見葉氏。賈疏。黃氏日鈔所引已作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

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爲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

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爲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於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鮪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可以爲城。舉尾以爲旌。奮心盛氣。阻戰爲彊。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爲同。同類以鈞爲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爲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爲人用。况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溼。不覺疾病。不知飢飽。性已毀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嶽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梁殊。然食能去飢。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爲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薄。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不仁。

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爲惡。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孽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孽。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章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爲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牆壁宇。達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牆。以自蔽鄣。爲之具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爲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洛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污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爲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吉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傳言黃帝姪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

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爲帝。故能教物。物爲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虵龍爲害。堯使禹治水。驅虵龍。水治東流。虵龍潛處。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鰥在側陋。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故一有堯字。堯聞微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使人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虵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受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轡之服。坐息帝轡之處。姪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烏孫王號昆莫。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啣肉往食之。單于怪之。以爲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牛馬不踐。烏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烏啣肉就而食之。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豬溷中。豬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天下。及生。棄之豬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鼈爲橋。天命不當死。故有豬馬之救。

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爲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己曰。白水疾東走。母顧明且視曰。出水卽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爲水矣。伊尹命不當沒。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公爲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夫人身長七尺。帶約其要。鉤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內。旣微小難中。又滑澤銛靡。鋒刃中鉤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正中其鉤中。矢觸因落。不跌中旁肉。命當富貴。有神靈之助。故有射鉤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干子皙。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齊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圉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爲康王。至子失之。圉爲靈王。及身而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子皙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其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教蹠之矣。孫詒讓云。認當爲認。說文言部云。認。戒也。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卽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脫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爲文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一有實字。性好用酒。嘗從王媪武負貫酒。飲醉。

止臥媪負見其身常有神怪。每留飲醉。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媪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常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氣。氣皆爲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身覆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姪身有蛟龍之神。既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蛇。蛇媪悲哭。始皇呂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爲蔽。謀遂不成。遭得良噲。蓋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竇太后弟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臥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爲章武侯。夫積炭崩。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爲侯。虞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孫詒讓云。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蔡中郎集。陳留索昏庫上里社銘云。永年之世。虞延子大。今本脫大字。據羅以智蔡集。舉正校補。爲太尉司徒。續漢書郡國志。東莞屬陳留郡。東莞屬琅邪國。此云東莞。誤也。當據范書及蔡集訂正。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

有一木材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皇考爲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卽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是歲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蓋嘉禾也。孫詒讓云。骨相篇亦說此事。功曹吏作功曹史。考續漢書百官志云。郎有功曹史。主殿署功陽宮碑云。使卜者王長卜之。後漢書光武紀論同。皆無孫字。景天備火中。字有說誤。漢書作是。光武濟縣界有嘉禾生。景天疑卽界內二字之誤。宋書符瑞志亦作王長。又云。嘉禾生產屋景天中。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一有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廡。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廡。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廡道南。光耀幢幢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春陵。城郭鬱鬱蔥蔥。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春陵。何用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蔥蔥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天光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卷三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沉。子蘭宰嚭誣讒。吳楚之君。冤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宰嚭適爲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爲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爲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傅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爲二臣生。呂望傅說爲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曜相察。上修下治。度數相得。顏淵死。子曰天喪子。子路死。子曰天祝子。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龍之祆。當效周厲適闔。褒姒當喪周國。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令幽王愚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謠之語。當驗鬪雞之變。適生鸚鵡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謠致鬪。競鸚鵡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爲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中。非寅建使中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歿而子嗣。姑死而婦代。非子婦代代。使父姑終歿也。老少年次。自相承也。世謂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失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

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亡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壞屋所壓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居適履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人者罪至大辟殺者罪當重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降囚命先中聖王德施厚祿先逢是德令降於殿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爲囚未當死使聖王出德令也聖王適下赦囚適當免死猶人以夜臥晝起矣夜月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光明人臥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鴈鵠集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啄食草糧孫詒也喙當爲喙糧盡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象耕靈孫詒引皇覽云蜀冢在零陵營浦縣傳曰舜葬於梧象亦如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曾稽鳥爲之佃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夫有壽之相娶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敗不爲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氣相加凌羸瘠消單至於死亡何謂相賊或客死千里之外兵燒厭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姊正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

未相加。遙賊三家。何其痛也。黃公取鄰巫之女。孫詒讓云。黃公當作黃次公。漢書循吏傳。黃霸字次公。下文及骨相篇並不提。卜謂女相貴。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與女會。女亦自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無祿之人。商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槩也。命貧。居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槩也。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之人。當衰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已。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已。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復言也。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遭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興。兩相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子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泯亂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寬。實謂不然。太傅當貴。遭與倪寬遇也。趙武藏。在袴中。終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闕其聲也。命時當生。睡臥遭出也。故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削土免侯。罷

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矣。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孫詒讓云。後講瑞篇及白虎通義。聖人骨文並同。虛符瑞志。首戴干戈。即此案。虛說是也。鄭注乾鑿度云。干。柄也。明不當作戴午。此午亦干之誤。路史。史皇紀注。引春秋演孔圖云。顓頊戴干。字不誤。初學記。帝王部。引春秋元命苞。又云。帝嚳戴干。並可證此。及白虎通之。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日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臯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爲黃帝史。晉公子重耳。眇眇。在諸侯霸。蘇秦骨鼻。爲六國相。張儀眇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爲滕公所鑿。免於鈇質。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爲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

此以況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穉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穉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爲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爲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爲封侯者。夫入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卽娶以爲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爲偶。不宜爲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爲貴。無恤最賢。又有貴

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爲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與楊孫詒讓云。楊漢書本傳作陽字通。信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

道得不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爲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爲大將軍。封爲萬戶侯。周亞夫未

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一有重字。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

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

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推亞夫。迺封條侯。續絳

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爲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爲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爲亞夫買工

官。尙方甲盾五百。被可以爲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

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

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爲諸生時。一有口。借相工

五十錢。與之俱入壁雍之中。相壁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

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徙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

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丞。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

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

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廁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遣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劍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爲人。隆準長目。鸞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况古今不聞者。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稟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臯陶。肩頰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僂僂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

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鳥，儒者論之，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鳥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鳥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鳥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修己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鳥，天使爲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實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曾孫公劉，居邠，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常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爲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爲性，外以爲體。體者面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以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

人證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修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爲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媪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鳥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爲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彊則雄自率將雌。雌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爲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彊自爲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爲栽。稊稍生莖葉。成爲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成爲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卽位。赤雀魚鳥。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爲。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爲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爲。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蛇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蛇。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王之誥曰。冒聞

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爲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倣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爲。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爲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諧合。若或使之。出門聞告。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人於王舟。王易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前爲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俞樾云。後漢書儒林劉昆傳。火後守宏農。虎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遇長者之言也。顧命書之策。此誤以昆對光武語。爲光武之言。蓋傳聞之失也。當以史爲正。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爲之防。樂爲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奸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爲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無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情一有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暴性。長大與物交接者。欲一有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絕。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俞樾云。昭三年左傳正義曰。世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也。羊舌共所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也。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爲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爲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讖詭也。面色或白或

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有告子
曰。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爲金。木之爲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壹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爲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

見食。號欲食之。嗜好。嗜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爲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爲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爲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爲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躄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論賢。性惡不爲。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爲陽。性爲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爲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爲陰。情爲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

儒公孫尼子之徒。孫詒讓云：儒字衍。漢書藝文志：儒家云：世子二十一篇。名頌。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上文亦云：周人世頌。以爲人性有善有惡。作義書一篇。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鄧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常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蟻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陰陽爲火。造化爲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爍銅燔器。故爲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爲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

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爍銅之下形，燔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興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爲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調和鑪竈，故爲之也。及銅爍不能皆成器，燔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爲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爲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爲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爲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爲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常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

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爲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烏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鴟之啄鵲。鴈未必鷹。鴟生於南方。而鳩雀鵲產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爲負。是而直者爲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爲勝。或詘弱綴跲。躓蹇不比者爲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戟鬪也。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筋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

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鵠食蝟皮。博勞食蛇。蝟蛇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爲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爲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於羸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姁。高母吞燕卵而生高。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圻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高逆生。闔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圻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圻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紂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讖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圻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闔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闔背而出。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兔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高母嚙驚卵。與兔吮毫同實也。禹高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闔背。夫如是。闔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爲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闔樂斬胡亥。項羽誅子

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爲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爲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爲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爲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鳩雀施氣於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子性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爲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雀見雄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鬪於庭。吐滌於地。龍亡滌在。櫝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滌。化爲玄龜。入於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龜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施氣乎。夫玄龜所交非正。故褒姒爲禍。周國以亡。以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熊來。我又射之。中熊。熊死。後問當道之鬼。鬼

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於人。而爲二卿祖。夫簡子所射熊羆。二卿祖當亡。簡子當昌之秋也。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象。不必有實。假令有之。或時熊羆先化爲人。乃生二卿。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人化爲獸。亦如獸爲人。玄龜入後宮。殆先化爲人。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蟻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蟻虱。天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爲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爲聖。高后稷不聖。如聖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媯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放。空生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黃帝升天之說矣。失道之意。還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巨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況夏殷。亦知子之與媯。非燕子薏苡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爲姓。世間誠信。因以爲然。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說。彼詩言不坼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說。感於龍。夢與神遇。猶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神遇乎。安得其實。野出感龍。及蛟龍居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爲吉物。遭加

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光武皇帝產於濟陽宮。鳳皇集於地。嘉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之爲。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子。是則光武皇帝嘉禾之精。鳳皇之氣。歟。案帝繫之篇。及三代世表。禹紘之子也。高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妃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爲適草野。古時雖質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爲浴於水。夫如是。言聖人更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有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黃帝。黃帝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爲帝王。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見於物。則效於夢矣。

卷四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尙可知。沈隱之情。尙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

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爲然。殆虛言也。夫季子恥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爲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餓死。不嫌貪刀鉤。廉讓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之卽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吐生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既不恥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處。尙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子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一有人字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蟬螺。孫詒讓云。蟬螺當作唾堞。淮南子說山訓云。泰山之容。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唾堞。遠之故也。高注云。唾堞猶塵。今本作然。

虞謂一臂也。即仲任所本。後說曰。竊云。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堦地。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堦地。義亦同。一孫爽。孟子音義引丁公著云。堦。開元文字音地。則堦地。古通。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昌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昌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脈。筋脈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髮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顰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守。會計於此山。因以

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誠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出巡。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狩。則輒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爲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吳越也。爲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辨定方名。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爲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爲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駁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粟。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草。土蹶草盡。孫詒讓本作草。是當據正。蹶當爲蹶。蹶與掘同。逸周書周祝篇云。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爲有爪而不致以蹶。後效力爲云。鋪所以能蹶地者。蹈踏之也。

舜禹田海陵。康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邪。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錢，乃以鴟夷棗投之於江。愈越云：子胥之死，左傳曰：使賜之屬錢以死。則語始言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然上文但言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云云，并不載賜劍之事。賈誼新書耳。與篇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籬而自投水，則又以爲自投於水矣。是子胥之死，言人人殊，而鑊煮之說，惟見此書，疑傳聞過實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殖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菹汁，滌澁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棗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讎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虞界中，何爲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爲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

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爲蕘菹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孫詒讓云此趙簡子常作燕簡公殺

莊子儀事見墨子明鬼篇本書訂鬼篇不誤義二篇同抱朴子論仙篇亦云子義捨燕簡墨子作儀古字通死僞篇作趙簡公亦誤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

似然猶爲虛言今子胥不能完體爲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往來豈報讎之義有知之驗哉俗

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

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於海唐虞之前也

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

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

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溪谷爲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爲濤子胥

之身聚岸灌也孫詒讓云濤當作涯形近而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之

怒以月爲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孫詒讓云揚疾義不可通疾當爲侯黃氏日鈔所引已誤感虛

覽冥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爲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

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精爲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泗

水而葬泗水爲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

當封以泗水却流爲證如原省之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絕天祐至

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爲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却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爲神怪也。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鷓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鷓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卽使人多設羅。得鷓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鷓。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爲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鷓。物也。心情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鷓低頭自責。鳥爲鷓者。以千萬數。向擊鳩。蜚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鷓。鷓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鷓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書言齊桓公妻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爲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恥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恥禮之不存。內何犯禮而自

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夫桀紂惡微於亡秦。亡秦過泊於王莽。無淫亂之言。桓公妻姑姊七人。惡浮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郕。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姦。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案桓公之過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訃。世間內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姊妹七人矣。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侯。此言桓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修士禮。崇厲肅敬。負婦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會。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不得。一有所載字九國畔去。況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衰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千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管仲爲君諱也。諸侯知仲爲君諱而欺已。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讒遠賢。反害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驗。奈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爲輔。何明桓公不爲亂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

尊九九之人拔寧戚於車下。責苞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扈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扈。南面之坐位也。負扈南面。鄉坐。扈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爲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衆稱伯夷。伯夷稽首。讓於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足。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於東冀。冀一作山。孫詒讓云。事見呂氏春秋音初。冀山。此東下。當有陽字。冀莫並。篇彼云。夏后氏孔甲。里于東陽。冀之誤。指瑞篇作首山。亦誤。天雨晦冥。入於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爲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燎斧斬其足。卒爲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爲守者。今夔一足。無因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人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爲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也。則生管仲以婦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胤服。婦人於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見諸侯乎。

傳書言聶政爲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俞樾云：國策言聶政刺殺韓王，韓列侯三年卒，子文侯立。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六年，韓戮弒其君。是列侯不見弒，哀侯固見弒也。據刺客傳，又以聶政事在哀侯時，且聶政之刺，乃嚴仲子使之，豈卽所謂韓戮弒其君者乎？然則國策所載，自是當時之實，但誤以哀侯爲列侯耳。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箝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擊箝。漸麗乃置鋸於箝中，以爲重。當擊箝，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箝擊秦王，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箝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荻刺始皇，始皇殺軻，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箝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二十七年，游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讖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箝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恒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

誰爲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耳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爲善天祐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爲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爲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德，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爲子韋，晏子爲朱君也。同變其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一作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何天祐善，偏駁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爲守心也。使

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守心。桑穀之生朝。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卻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不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天祐善之意。應誠爲福之實也。子韋之言。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尙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爲吉凶。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況天與人異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爲。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

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
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爲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
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
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
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
釋國君之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之罪。非國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
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也。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
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
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產。
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
子韋之知矣。然而不卻除者。堯與子產同心也。案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審如此
言。禍不可除。星不可卻也。若夫寒溫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
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修改改行。安能卻之。善政賢行。尙不能卻。出虛華之三言。謂星卻而
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

且亡身且死。妖氣見於天。容色見於面。而有容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爲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肯爲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惑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未知所爲。故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爲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爲善言。卻爲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爲旱災。不爲君薨。子韋不知。以爲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著已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齊太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已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爲其是。

孫詒讓云。遂爲其是。義不可通。黃氏日鈔引作售其。

欺耳。疑當作遂。其欺耳。今本傳譌爲耳。譌是又增欺字。案子韋書錄序。秦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是常自去。子韋以爲驗。實動雖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卷五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己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常亡。猶人常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己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况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穀爲亡之妖。亡象已見。雖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鸛鶴來巢。師已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鸛鶴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出

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已處之。禍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已之言。修行改政爲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鸛鶴之謠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鸛鶴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尙爲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螬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螬流於庭。化爲玄黿。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爲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爲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爲夏也。其當亡也。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觀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然猶驗之。今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亡出乎。或時祖已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已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間。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已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

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觚。使謁者終軍議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爲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爲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爲吉。祖已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雊。祖已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尙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已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爲凶。朱草蓂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蓂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爲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蓂莢善草故爲吉。則是以善惡爲吉凶。不以都野爲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麋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孫詒讓云。術當作述。後漢書述係未載。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爲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於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爲災。或爲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記者。皆云天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况所成之穀。

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爲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爲重厚。況遣人以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陽。帛布猶成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孫詒讓云。使暢草生於五字疑衍。暢卽豐之借字。後儒增書證篇並云。周時天下太平。倭人貢豐草。恢國篇亦云。倭人貢暢。超奇篇又云。暢草獻於宛。此人上疑悅倭字。說文豐部云。豐。芳艸也。遠方蠻人所貢。與王說異。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爲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冀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爲絲。絲爲帛。帛爲衣。衣以入宗廟爲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虵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虵遶車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其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夫虵繞左輪。審爲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今獻公不死。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或時虵爲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虵遶左輪相似類也。虵至實凶。御者以爲吉。桑穀實吉。祖己以爲凶。禹南濟於江。有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蝦蟇。

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爲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尙爲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爲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鬪倒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鹽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爲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爲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臥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已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爲福之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爲虧。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

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流濫中國，爲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爲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爲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爲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爲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瞑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霧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衆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跡近爲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爲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已過，瞑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己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瞑目大言，父母肯貫之乎。如風天所爲，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爲。瞑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瞑目以麾，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王能止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俞樾云：淮南子覽冥篇魯

援戈而麾之日爲之退三舍。高注曰：魯陽楚之縣公。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魯陽，師古曰：卽淮南所云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然則魯陽非魯也。國語：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章昭注曰：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墨子耕柱篇：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魯陽文，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君卽魯陽文子與魯戰者，未知卽此人否。要非魯之襄公也。

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爲變動。然尙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爲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令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鬪。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爲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荆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爲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筊撞鍾。以算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爲。雖積銳意。猶筊撞鍾。算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預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己。狂人未必念害己身也。然而己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

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己者之所爲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賭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爲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爲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爲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羑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雨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大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慟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君之心。不能感孟嘗君之衣。衣不知慟。不以人心

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爲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爲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冤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冤。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冤。尙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爲二子感動。獨爲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奇冤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燬一炬火。鑿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庖廚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廚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爲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興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冤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衍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

雨暴至。平公因之癘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癘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爲是。世俗觀見。信以爲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風。而如木爲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芭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吁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尙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尙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爲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癘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癘病。傳書之家。信以爲然。世人觀見。遂以爲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孫詒讓云。

此本呂氏春秋順民篇。天以一人之不敏。天當作無。蓋無或作无。因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
誤爲天。麗今本呂覽作鄭御覽引作麗。與此同。麗卽極之借字。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
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
言雨至爲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
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敍。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卽須禱
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
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
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
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痺瘴一作瘴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況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
形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
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
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
除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
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

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爲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爲。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爲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爲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之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葉爲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爲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爲也。今穀非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故

龍神爲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爲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爲耕耘者。何故無變。神農之槁木爲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爲田。鑿地以爲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饑。天地鬼神所欲爲也。龍何故登玄雲。神何故棲崑崙。夫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一有風興字。龍相應。龍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爲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矣。唐虞之時。象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何故惡人爲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之欲。有飲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龍不爲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脈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於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者之術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如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責。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

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恆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搯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卽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乎？曾子亦病。曾母死，曾子輒死乎？考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歌者爲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搯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爲空生母搯臂之說也。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閩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閩虻能不入其舍乎？閩虻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閩虻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

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偶一有字於世。世則謂之能卻蝗蟲矣。何以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

卷六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爲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爲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爲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爲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廚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

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庖廚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所爲也。惠王通譴菹中何故有蛭。庖廚監食皆當伏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廚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則不然。強食害己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廚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菹中。大如蟻虱。非意所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也。菹中不常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菹中。可復隱匿而強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爲傷。著已知來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徙。大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

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卽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枵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矢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枵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爲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卽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一蛇。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蛇輒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

生無命。在一蛇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兩頭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二福。如埋十蛇。得幾祐乎。埋蛇。惡人復見。叔敖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爲乃見殺人之蛇。豈叔敖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豎。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蛇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孫詒讓云。此事亦見墨子明鬼篇。秦穆公今本墨子作鄭穆公。誤。此與前無形篇並作秦。與山海經海外東經郭注北齊書樊遜傳杜氏玉燭寶典並合詳墨子問詁。九十年依墨子當作十九年。前無形篇正作十九年。此誤。倒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天死。堯舜桀紂猶爲尙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爲殤子。惡死。何哉。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爲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爲惡所得。以爲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雖羣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皆以爲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夭。子路菹醢。早死菹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

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敍行未在上第也。秦襄王賜白起劍。白起伏劍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己前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己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于天。如用兵妄傷殺。則四十萬衆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卽吞藥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傷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老矜孤。修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旣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脉。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脉。知已有絕地脉之罪。不知地脉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爲非恬之爲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已下蠶室。有非者矣。已無非。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卒天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

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遵何哉。若此言之。顏回不當早夭。盜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天。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漢將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攻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侯。後人然終無尺土之功。以得見封邑者。孫詒讓云。以漢書李廣傳校之。此不爲下侯。字及得下見字並衍。當刪尺土。土當作寸。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誘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軍衛青在建章官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罹禍。順道而違福。王朔之說。自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衆。同車共船。千里爲商。至闕迥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水爲魚鼈之食。在土爲螻蟻之糧。惰窳之人。不力農勉商。以積穀貨。遭歲饑饉。腹餓不飽。椎人若畜。割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爲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達。富厚安樂。天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以人爲

食加以渥禍。使之天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使知不可爲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書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交。故受患禍之報也。夫韓非何過。而爲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爲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爲天奉誅。宜蒙其賞。不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知之。故受戮殃。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逆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寧戚隱陋。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陋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寧戚賢者也。尙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爲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爲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爲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室屋。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

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爲天使。猶賢臣爲君使也。反報有時。無爲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爲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爲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爲天怒。取龍之子。無爲怒也。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船。荆次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蒿丘。蒿或作魯勇而有力。出過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訴怒拔劍。入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間。明矣。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爲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爲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無爲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爲仙者取龍。則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鶴之狀。無爲騎龍也。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蛇亦有神與不神。神龜神蛇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天有倉龍白虎朱鳥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神也。人爲倮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俱爲物長。謂龍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

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蟲三百。龍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蛇之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由此言之。馬蛇之類也。慎子曰。蜚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雨霽。與螻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爲蟲也。鳴可狎而騎也。孫詒讓云。文見韓非子說難篇。鳴韓作柔。此不知何字之誤。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嬰之。必殺人矣。比之爲螻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蛇馬之類明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鬻叔宋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鬻川。鬻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烹之。既而使求懼而不得。遷于魯縣。范氏

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旦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低伏，鬱滯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思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爲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爲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爲雷電，則爲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爲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常嵩丘訢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爲天用，何以死蛟爲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雲雨蜚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

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虵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爲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爲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狴狴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尙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响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爲隆隆者，天怒响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何爲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

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爲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且口着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着於地。其衰也。聲着於天。夫如是。聲着地之時。口至地。體亦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已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着於天。天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神。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卽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响吁。喜則歌笑。比聞天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

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爲天怒。時或徒雷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爲喜怒之候。一有人君候守喜卽天溫。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媪曾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爲怒。不擊折者爲喜。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飲食人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惠也。說兩者以爲天施氣。天施氣。氣渥爲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兩者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具形。亂也。惡人爲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爲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犬豕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滂人飲食。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

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食。呂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廁中。以爲人家。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臥不起。呂后故爲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沒之。不能原誤失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有其滂也。如食已知之名曰湯滂。戚夫人入廁。身體辱之。與滂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爲腸不爲體。傷滂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聞人食不清之物。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矣。夫悲戚夫人。則怨呂后。案呂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斬。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滂溪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也。王者居重關之內。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宮軒轅文昌之坐。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宮之內。何能見人闇過。王者聞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違。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謀反大逆無道也。天之大惡。飲食人不潔淨。天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飲食人不潔淨之法。爲死刑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此法。聖王闕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治陰。王者治陽。陰過闕味。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曰。陰過非一。

也。何不殺盡。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日。人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專用夏也。以冬過誤。不輒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之意也。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然若敝裂者。孫詒讓云。後文兩見。敝並作鑿。遺告篇亦有鑿裂之文。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爲連鼓之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鳴者。非鼓卽鍾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鍾邪。如審是也。鍾鼓而不空懸。須有簣屨。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鍾鼓無所懸着。雷公之足無所踏履。安得而爲雷。或曰。如此固爲神。如必有所懸着。足有所履。然後而爲雷。是與人等也。何以爲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爲神。如無形。不得爲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實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圖畫升龍之形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不踏於地。安能爲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爲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霄飛。不爲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响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說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

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質。無以定疑論。故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軫或作校軫律蠟壘之類也。此案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之音也。魄然若鑿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校軫。孫詒讓云。分事。黃氏日鈔引作交爭。疑當作分爭。事形近而誤。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鑿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鑑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爲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刺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常闔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爲。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爲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爲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刻之跡。非天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虛妄之俗。好造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卽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焦。中身則皮

膚灼燼。臨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爲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焦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爲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虛妄之言。雖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及已也。如雷不爲天怒。其擊不爲罰過。則君子何爲爲雷變動。朝服而正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違也。人聞犬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況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轅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無陰關食人。以不潔清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雷。審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爲已也。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過之人。君子恐偶遇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動不能明。雷爲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小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爲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罰不善者。胡爲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毋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斯羣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羣臣畏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安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擊。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